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169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芋艿

浙江常山卓月

以前,粮食短缺,要养活一家人不容易,我爷爷开垦出几块地,种种番薯、玉米、豆子、高粱等杂粮补充一下,但种得最多的还是芋艿。

种芋艿,没太多讲究,阳春三月,一场雨后,泥土正松软潮湿,把芋艿球茎往土里一埋,像是养下了一窝小猪。

到了初秋,芋艿不声不响地在土里成熟了。没有孩子是不喜欢跟着大人去挖芋艿的,就像要揭开一个隐藏很久的秘密一样,有想头、盼头、看头。刨开泥土的那一刻,芋艿妈妈带领着大大小小的芋艿儿子,骨骨碌碌、争先恐后、迫不及待往外蹿,虽然还粘着泥,有的还胡子拉碴、睡眼惺忪,但身子滚圆,像是一窝吃饱喝足、不吵不闹的小猪,很乖。

我们习惯把芋艿分为芋艿妈妈和芋艿儿子。

芋艿妈妈是指生长过程中的老本,一棵芋艿中只有一个,它的特点是头比较大,粗纤维非常丰富,切成丝旺火猛炒,吃起来嘎嘣香脆。芋艿儿子是指由芋艿妈妈生出来的小孩子们,一窝能产七八个甚至十来个,它的特点是粗纤维较少,无论煎炸炒炖蒸煮烧,吃起来绵密软糯。

芋艿刚从地里收回来的那阵子,邻居们路上遇见站住聊天:“你今天吃的是妈妈还是儿子?”

“我今天中午吃的是妈妈,晚上吃的是儿子。”

不明就里的人听罢,顿时汗毛倒竖,但他们体会不到说的人对于芋艿的那份喜爱和满足。

对于孩子来说,想快捷方便品尝到芋艿的美味,莫过于煨着吃。以前家里烧饭的是柴火灶,在帮奶奶烧火时,扔几个芋艿于灶膛里,不一会儿,一股诱人的香味就弥漫开来。迅速掏出焦黑的芋艿,在两只手之间倒腾着散热,接着撕去外皮,洁白暄软的芋肉呈现眼

舌尖记忆

老澡堂说旧

南京王慧祺

家门口不远的地方,有一处名字就叫“老澡堂”的浴室。入冬以后,我便是那儿的常客,隔三五总去那儿泡个澡,顺便请师傅擦个背。不过,现在的老澡堂比起过去来,也只是徒有一个“老”的招牌,从前那些老行家、老的做法早丢了。

记得小时候,在家乡的老浴室里跟着父亲洗澡,许多场面在脑子里还很清晰。厚厚的门帘一掀,钻进去,身上的寒气立马留在了门外。跑堂的师傅见有人入内,无论大人小孩,一概唤作“有客来了”,热情地招呼你在某张位子上就座。脱下衣服后,便有师傅用一根有着金属头的叉杆将你的棉衣、线衣等又挂到你头顶上方的木质衣钩上;少量的衣裤留在座位上,师傅会用一条大毛巾替你裹掖好。

洗澡的池子不是很大,但里面热气腾腾,泡不了一会儿便大汗淋漓,全身透红了。父亲平生很节俭,偶尔会花钱请人擦背,一般情况下是自己卷着毛巾擦。我十来岁时他就让我帮他擦了。有时候弟弟和我一块去,擦完了父亲的背转而又为弟弟擦。

洗好出来回到座位上,热乎乎的毛巾,师傅会为你前后脚地扔几条过来(现在的“老澡堂”,出浴后擦身的热毛巾只是放在加热的保温箱

烟火人间

那盏灯

贵州贵阳黄钦灵

儿时的记忆中,每逢元宵节,我总会收到父亲做的一盏花灯。那灯,不同寻常。

小年刚过,父亲便开始在小区的竹林绿化里寻找适合做花灯的毛竹。经过一番精心挑选,父亲将竹子砍成小段,放入水中浸泡片刻后取出,用小刀削出无数条扁平而细长的竹篾。父亲叼着烟,得意地眯着眼,问我想要哪种花灯。很快,在我的叽叽喳喳中,一盏莲花造型的花灯逐渐在父亲的手中成形,再糊上粉红色的棉布,简直栩栩如生。花灯的底座是吃饼干剩下的圆形铁盖子,圆心钉着一根钉子,用来固定红烛。盖子的面积与灯罩刚好合适,父亲沿边缘对称地钻了两个眼,将铁丝从一个眼穿过去,再扎入另一个眼中,绑在灯罩的竹篾上。如此,花灯便大功告成。待到夜幕降临,“嚓”地用火柴点燃蜡烛,这盏灯便成了我儿时最亮的光。

然而,这盏花灯也有缺点:每当风大时,蜡烛总会被吹灭,真叫人扫兴。为了不让我失望,父亲凭借所学的电工知识,将灯芯换成了小电珠,并装上了电池。从此,无论风多大,花灯都能摇曳生辉。

我提着这盏灯,穿梭在小区里的每个角落,

家庭相册

前。煨芋艿最宜咸和甜这两种口味。咸的是蘸盐末或淋酱油吃,甜的是撒白糖、红糖吃,品出世俗风味。

在我老家,芋艿的吃法分素食和荤食两种。

含芋艿的素食里,芋艿滚萝卜菜是老少皆宜的一道家常菜肴。挑选几只芋艿儿子洗净去皮,放入锅中加水煮。芋艿熟透之时,放入娇嫩的萝卜菜,待听到锅里“咕嘟咕嘟”叫唤时,就可以起锅了。碧绿清香的萝卜菜,洁白如玉的芋艿,看起来赏心悦目,吃起来爽滑溜口,能送下几大碗白米饭,就像推板车下坡。

每当口舌寡淡,感冒风寒,食欲不振,一锅芋艿煮酸菜,也是很不错的慰藉。从酸菜坛子里掏出几片腌芥菜,切成丝,再将芋艿削皮切块,然后热油锅,将姜片和小辣椒放到锅里煸香,再投进酸菜丝、芋艿块,倒入清水煮开,酸辣中透着一股鲜香,连汤带汁猛地吃上几小碗,立刻齿颊生津,胃口大开,食欲全来。

芋艿与荤食的搭配,更是成就难计其数的人间美味。芋艿可煮鸡块、腊肉、咸鱼、排骨,软糯的芋艿吸满了油脂和汤汁后,滋味浓稠得几乎化不开,吃上一口,都会感激美好生活。

每年的秋冬时节,在我生活的这个南方的小县城里,会有农人进城兜售他们种的芋艿,满满的一板车或一箩筐。芋艿们挤挤挨挨、探头探脑地趴在那里,仿佛在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。城里人挑肥拣瘦,把一些周整的芋艿带走了,剩下一些最老最丑的,集市散去的时候,它们像是一群很无奈很听话的小猪似的,蔫头耷脑地又跟着主人一声不吭地回到乡下去。

偶尔逛集市,只要看到这样的芋艿,我都会买上一些,堆放在屋子的角落里。想起它们时,就挑出几个,把它们洗净煮熟,一边慢慢地品尝,一边细细地想已故的亲人和往事,内心还是十分温暖的。

里,你得自己去拿;当然不会有人送第二条热毛巾给你。差距真的大了去了)。一些带了茶叶来的澡客,一壶热茶已为你泡好,搁在两张躺椅中间的茶几上。没带茶叶的想喝杯热水,茶杯是现成的,只要招呼一声,开水马上倒入杯中。有抽烟的澡客,抛一支给师傅,接下来的热毛巾给你扔个不歇。有“敲腿做下活”、修脚捏脚等服务要求的,要不了等多久,专门的技师盈盈地端张小椅子出现在你面前。洗了澡出了汗肚子有点饿了,想吃点什么,跟跑堂师傅言语一声,现烤的火烧搭一碗豆腐脑,或一碗撒了蒜花香喷喷的饺面,很快送到了你的座位上。

我和父亲在一块洗了二十多年的澡,帮他擦背也擦了有十几年。后来我调往省城工作,每次回乡一般都要陪父亲去洗一回澡。每年春节,除夕这一天的下午,父子三人(后来还添了位二姐夫)在一块洗澡是必须的保留节目。洗得干干净净地回家忙年夜饭,这一顿饭因此也吃得特别开胃。

不觉间,父亲走了有十多年了;刚刚过去的这一年里,小我两岁的弟弟竟也因病别我而去。每次独自在澡堂里,想到为他们擦背的情景,伤感得几近落泪。

四处显摆。每当有人走来,我便高高地举起花灯,故意放慢脚步,好让他们欣赏。直到听到路人的赞美,我才肯抿嘴离开,心满意足地寻找下一个路人。我提着花灯来到小区的广场上,孩子们立刻围了上来,“哇!你的花灯真好看”“这是你爸爸做的吗?真厉害”,听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赞美,我更加用力地仰头挺胸,仿佛自己也跟着花灯一起变得光彩夺目了。那一晚,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,因为我有一盏全世界最美的花灯。

后来,集市上出现了许多现成的花灯,造型多样,能变颜色,还带声响,十分吸引人。但不管它们多么漂亮,在我心中都不及父亲送给我的那盏灯好。因为在没有月亮的日子里,在没有路灯的小路上,父亲做的那盏灯,就是我的月亮、我的路灯。

时光荏苒,我逐渐长大,有了自己的梦想和追求,不再是那个整天提着莲花灯玩耍的孩子,父亲也没有了当年做花灯的热情。但父亲的爱,始终如同那盏花灯一样,永远为我提供着光明和力量。灯影摇曳,流逝的是时光,留下的是爱的力量。

南宋的那个午后

南京张小路

南宋孝宗淳熙某年,初夏午后时分,京城临安府的府学教授危稹搬一张躺椅,泡了一壶普通的茶,在刺桐树下假寐。午饭的时候,刚端起饭碗,老妻就唠叨起来:先生您进士及第已经几年了吧,当时向我夸下海口,说不久以后就官运亨通,我怎么就相信了你呢!危稹当时随口哄她:等吃过饭,我给你写首诗吧。老妻忽然怏怏起来,说爱写不写,收拾桌子去了。

危稹踱进了书斋,拈毫、濡墨、抻纸、出了会神,落笔写道:记得□□登第时,谓言即日凤皇池。而今老等闲官职,日欠人钱夜欠诗。拿出让老妻看了,老妻只说了句:欠没欠诗我不知道,给我的这首算是你主动欠的债,欠人钱的事儿倒也是没有,只不过……老妻不忍再说下去,心想这日子,虽然不算富贵,倒也吃得饱穿得暖,不好再饶舌。危稹又道:这里还缺两个字,我拿不准,正要请教:是写“秃翁”好呢,还是“萧郎”好?老妻红了脸,啐道: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,我又不懂。稍顿一顿,又说:你倒也还没秃!危稹说:谢谢夫人了。

逗逗老妻还可以,可自己真的是“萧郎”吗?离开家乡临川的时候,心里想的是乡贤晏殊、晏幾道,还有王安石,心想这一去京师,进则王荆公,兼济天下以辅圣主;退则二晏,诗词自娱以跻清流。可到现在还是只做了一个普通的府学教授,教授点儒学谋生;曾经诗歌受杨万里的赞赏,文章受洪迈的推荐,现在却用来哄老妻开心——可还有什么别的用处没有?

院外响起剥笃的敲门声,老妻去开了门,见来的是陈解元先生。这位陈解元,名陈起,当年也中过功名,后来竟然沉醉于读书,觉得科举耽误他读书,便绝意功名,居家泛览典籍去了。又觉得一人读书不免寂寞,就在京城的棚北大街开了个铺子,专卖自己编辑刊刻的书籍,世人称为“书棚本”。危稹上任初陈起便来见过礼,最近来得更勤些。

二人见面,讲了礼数,进书斋后落座,老妻换了茶,以手阖门出去。陈起这次前来,还是为刊刻危稹的《西岩集》而来。危稹照例还是逊谢:事功未显,诗名不彰,平时所作的诗,只是忽然兴起,偶一为之,不宜付之版刻;在别人是以永其传,在自己则是蒙羞后世。还是不同意刊刻自己的诗歌。

陈起是个实干家,想到的事儿就做,此时他深知急不得,便散漫地说道:名公巨卿,豪华大家,日夜宴饮不休,哪里有工夫作诗;即在席间得一二首,又哪里称得起一个“诗”字。倒是吾辈饱读诗书,偶有感触,发声为诗,却也清隽可喜。陈起所言,正是前几日危稹教授生徒时所说过的,当时座中还有学生言道:作诗竟是小技,大丈夫不当有四海之志乎?危稹想想也对,但总觉得学生是没经过社会的打磨,年少轻狂,发为壮言。如今听了陈起的一席话,领略了什么叫人就是一团矛盾的综合,口敞口,是言语禅。笑着对陈起说:陈兄稍等,待我作两首诗赠兄如何?

说完又拿起笔,照例濡墨,抻纸,落笔:赠书肆陈解元 巽斋幸自少人知,饭饱官闲睡转宜。刚被旁人去饶舌,刺桐花下客求诗。(其一)

兀坐书林自切磋,阅人应似阅书多。未知买得君书去,不负吾书人几何。(其二)

巽斋是危稹的号,他说庆幸没几个人知道自己,平时闲居无事,就是吃饭睡觉两件大事。刚刚被老妻在耳边饶舌,正好你陈解元来访,可算是解救了我。第二首写陈解元,说你老兄每天坐在书林里,见过的人应该和读过的书差不多吧?那你猜猜,那些买了你书的主顾们,真正地读你的书的人有几个呢?

纵横古今

废品

宿迁仲启新

大年初六,我没有安排外出活动,在家整理贮藏室。过个年,一下子积下了不少包装盒,小小的贮藏室已经插不下脚了。

我试着打电话给一直收我们家废品的吴师傅,给他拜年,并说明了情况。电话那头的吴师傅满口答应。

吴师傅是个实在人,平时收哪家废品,仔细地将废品一分类,比如报纸、本色纸板、彩色纸板、书籍等,回收价格都不一样,有的师傅马虎,就来个大杂烩,取一个平均价格,像吴师傅这样仔细分类,让我们也多得益,我们特别敬重他。吴师傅有句口头禅:这废品也是消费者花钱买来的,不是商家白送的。

吴师傅和我聊起,现在废品太难整理。过年了,家家购物多,包装盒也多,废品也多了起来。关键是现在商品包装太复杂,拆包装盒都不是件易事,一个巨大的包装盒里,商品占的地方很小很小,剩下的全是“公摊面积”,这些空地得填上,这就导致了包装盒中五花八门的填充物,有纸板、泡沫,还有绸缎布、尼龙带、金属皮,有用线缝的、铆钉铆的,也有胶水粘的。吴师傅还收到一个没拆的礼盒,是一款地方特色小吃,包装盒长、宽、厚分别为40厘米、38厘米和10厘米,里面仅装4块直径为10厘米,厚度为1厘米的圆形油渣饼,其余的空间用纸板、泡沫和黄绸缎布装饰和填充,感觉那4块饼远不值盒子钱,这样盒子拆解起来也很麻烦,拆解出来的废品回收价值也不高。

吴师傅每天过手无数的包装盒,他说有时候真是心疼这些精美的包装盒,消耗了大量人财物,买到家拆开后就成了垃圾,太浪费了。商家的商品包装应该回归本位,如果能简化包装,把省下的钱用在里面的商品上,提升商品质量,增加数量,消费者也能得到更多实惠。

生活杂谈